美哉！呼和浩特

■高培萱

她横亘于祖国的北疆，如一道蓬勃律动的青色血脉；她是女娲补天抛下的一串彩石，她的形象缤纷多彩……

她是千古的琴弦，她弹奏了无尽的历史乐章——这里五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云中郡，北魏时期的盛乐古城，辽金时期的丰州古城，明万历年间的“库库和屯”，以及后来的归化城和绥远城，都化作美丽的音符和旋律回响着草原宏大的历史交响乐章……

她拥有无数的传奇和故事，这些传奇和故事在王昭君的琵琶琴音里淙淙流淌着，在《敕勒歌》的穹庐下蜿蜒飘逸着，在成吉思汗的铁骑中隆隆奔腾着，在红色之子乌兰夫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纪念碑上镌刻着，在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诞生的喜庆中欢腾着……

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

蓝天白云、草原森林、鲜花绿水、高楼大厦是呼和浩特的迷人彩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等是呼和浩特的金色勋章；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电子商务、绿色算力等是呼和浩特的现代化经济的闪亮招牌。

她是一座不断提升首府“首位度”，不断推动区域发展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她以其和谐宜居、崇德向善、城市文明、经济发达、绿水青山，而成为自治区环境更美、文明程度更高、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草原大都市，成为自治区更有活力、更为美丽、更加发达的首善之区。

呼和浩特的市花是丁香花。丁香花喜欢阳光，耐寒耐旱，花朵美丽雅致，花香馥郁独特，当丁香花春季开花时，香气便溢满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盛产油松。油松是高大乔木，树干挺拔苍劲，高可达20-30米。油松不畏风雪严寒，四季常青，将呼和浩特妆扮得郁郁葱葱。

呼和浩特博物馆的楼顶上塑有凌空奔驰的白骏马，象征着青城的吉祥与腾飞，象征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美哉！呼和浩特。

图片来源：IC photo

从大东马路到中山路

■高培萱

这些年，中山路是呼和浩特的商业中心，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一样闻名遐迩。

漫步在中山路，您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摩肩接踵的人流和色彩缤纷的各种广告招牌……民族商场、海亮广场等商厦大楼密密匝匝地耸峙在一起，气势恢弘的营业规模和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让每一个到过此地的人都深深地感到现代商业的繁华气息。

然而，您知道这条商业街以前的情况吗？

很久以前，中山路是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连接呼和浩特新城（绥远城）的一条大路，当时叫“大东马路”，马路的两旁是田野和荒地，不下雨时尘土飞扬，下雨时满街泥泞。后来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来到这里，在大东马路的两侧种了许多大树，才使这条马路有了一些生气。当时这条马路两侧基本没有建筑，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后，在这条路上修建了“中山纪念堂”，以纪念革命先驱者孙中山，从此，这条大道就开始叫中山路了。

解放初期，呼和浩特还是座仅有12万人口的边陲小城。那时的中山路虽然有了一些建筑，但都很低矮，最高的就是中山东路的“电信二层楼”了。当时还没有柏油马路，中山路后来由以前的沙石路改为了水泥混凝土路。那时，在这条连接新、旧城的大道上，跑的是马车、牛车、人力车和少量的自行车（自行车当时是奢侈品）。只有两辆老式公共汽车往返于新、旧两城之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呼和浩特开始大规模地修建中山路。工会大楼、商业厅大楼、联营商店、新华书店大楼、邮电大楼、公安局大楼等一大批层高有三四层的楼房拔地而起，中山路很快就成为呼和浩特引以为自豪的标志和城市的中心。多年前，有一部电影新闻纪录片，名字叫《呼和浩特在前进》，影片中主要的镜头就是中山路。该片作为新闻放在电影故事片之前放映，当镜头上出现中山路熟悉的街景时，我和同学们都激动得又喊又叫。那时我刚上中学，迄今已经有50多年了，看的是什么电影早已忘记，但对那短短的几分钟的纪录片内容至今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中山路在变化，以前的工会大楼、工人文化宫、新华书店大楼、国营二食堂、邮电大楼都已逐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各具特色的新式建筑。这些大楼造型新颖、高雅，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美丽壮观。尤其到了晚上，华灯初上，霓虹灯梦幻般地闪烁，楼体装饰灯耸入云天，仿佛和天上的星辰连在了一起……

日抒怀 丽

闲话西瓜

■陆漪

“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翠绿的西瓜，全身相间波浪般的条纹；鲜红的果肉令人舌底生津，清凉胜雪，滋味如蜜，沁入肺腑，让人欲罢不能。难怪林语堂对吃西瓜自创了一套独特的理论：西瓜不能很优雅地吃，吃得大汗淋漓才是享受。

西瓜那沁人心脾的清凉甘甜，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童年记忆。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房前屋后的零散地块里，每年都种西瓜。为了保持温度和湿度，春季播种后盖上一层薄膜。母亲干完责任田的活儿后，会忙里偷闲给西瓜地浇水，根据长势合理追肥、整枝和压蔓，来促进西瓜生长。在母亲精心栽培下，每年夏天我们都能吃上甜甜的西瓜。夏日的夜晚，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在庭院里纳凉吃西瓜，望浩渺天空、数眨眼星星、沐凉爽清风，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儿时美好的场景虽然遥远，但依然清晰，回味悠长。

“赤日炎炎似火烧，狂啖西瓜仙欲飘。”烈日炎炎的夏天，西瓜绝对是“消暑王者”。实现“吃瓜自由”的国人，每年吃掉的西瓜量列全球第一。如此受欢迎的西瓜，却是舶来品，它原产非洲赤道附近，继而传至西亚地区，后传入我国中原，故称西瓜。五代十国时期胡峤的《陷虏记》中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明代李东阳诗云：“汉使西还道路赊，至今中国有灵瓜。香浮碧水清洗透，片逐鸾刀巧更斜。”前两句点出了西瓜的来历。

古时候没有电扇、空调，酷暑难挨，西瓜自然成为消暑解渴的首选食品。南宋诗人贺方回曾写下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把西瓜汁多性凉、可供人们消暑解渴以及瓜皮色泽青翠的特点描写得十分生动，他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为西瓜写诗的人。文天祥的《西瓜诗》云：“拔出金佩刀，斫破碧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消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诗句形神兼具，将切西瓜、吃西瓜的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意趣盎然。元朝诗人方夔对西瓜更是情有独钟，他在《食西瓜》中写道：“缕缕花衫沾碧唾，痕痕丹血捣肤红。香浮笑语牙水生，凉入衣襟骨生风。”全诗语言生动鲜活，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西瓜的甜、爽、清、香的特点。

文人墨客啖食西瓜之时，除了赞之以诗，还颂之以联。苏东坡一生爱吃、善吃，也喜欢吃西瓜。他曾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传》，书往右翻。该联幽默轻松，颇有情趣。据传乾隆皇帝和大学士纪晓岚微服私访，来到一个瓜店，品尝了西瓜后发现没带银子。于是，乾隆送了瓜店一副对联：堂中摆满翡翠玉；弯刀辟成月牙天。此联一挂，引得买瓜之人络绎不绝。

汪曾祺吃西瓜颇为讲究，他在《夏天》中写道：“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林清玄每次外出，最想念的就是水果，他说：“吃小红西瓜的时候——这西瓜的名字叫红菱——我不禁感恩那些为品种改良而奉献心力的人，有了这种感恩之情，感觉西瓜的滋味更鲜美、更元气淋漓了。”

俗语云：“热天半块瓜，药剂不用抓。”西瓜不仅能防暑解渴，更能保健祛病，《本草纲目》中把吃西瓜的好处描述得非常详尽：不仅“消烦止渴，解暑热”，且“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痢，解酒毒，治口疮”。

“嫩瓤凉瓠，正红冰凝结，绀唾霞膏斗芳洁。”在骄阳似火、蝉鸣如织的炎炎夏日，与家人们一起在清凉的树荫下，品清甜西瓜，读妙词佳句，一股股透心的清凉和惬意涌上心头，这岂不是幸福与美好之所在？（据《西安日报》）

边 走边写

别样的诗情画意（二章）

■老猛

水上的字

喜欢文学的，大抵会喜欢水，无论是如长江般滔滔不绝，还是偏远山涧的涓涓溪流，在文学爱好者的心底，都会有别样的诗情画意。

冰霜雨雪，无不与水有关，诗词歌赋，写不尽水的百态。水可以浩浩荡荡、荡气回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此种种，仿佛水可以肆意涤荡你的人生。

水也可以千娇百媚、仪态万千，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水之柔，柔到你骨软筋酥。

水也可以涵盖诸多情感与哲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小水滴里折射的人世百态道都道不尽。

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醉人。更醉人的是固态的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见字如面，能想见那种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感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禅意深邃画风棱角分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副秀才不出门胸怀天下事的做派，颇有些范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绝对精美的短视频，要是配上一首古筝古琴奏的古曲，美不死你才怪。

水在字里，字在水上，水上的字，就像一位婷婷婉婉的美女，不动声色中，只嘴角一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微笑，就让人喜爱。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还是老样子，邻居和颜悦色，嘘寒问暖。

积雪很白，不是那种普通的白，是纯得不能再纯的白。

七村在阴山以南，阳光普照的地方。

小小的村庄，我的故乡。

雪的白，在屋后铺了厚厚一层，表面已经冻结。

看样子暂时化不开了，邻居二姑说，整个冬天，这些雪就这个样子了。

我想起小时候，一场雪压着一场雪，紧接着又是一场。

一场一场的雪连起来，雪就像千层糕，一层压着一层，越积越厚。

一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雪，就是少年的我，唯一的风景。

但却一点都不冷，北方的少年，自然有北方的风骨。

冷这种东西，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不值一提。

但从未曾想过，雪还能带来暖的感觉，奇怪。

是在异乡经年不去的乡愁，被雪一洗而清了吗？

不管他了，只管尽情享用妈妈炖的大骨头。大块大块的肉，绵甜的土豆，津津有味的卤水豆腐。汤汁虽然没那么鲜美，有点咸，但就好这口。大块的肉当然要大快朵颐，浓浓的汤汁蘸馒头泡米饭，都会嘴角流油。

心里当然暖暖的，眼角，有一丝微微的莫名的抽搐。

晚上，父母在炕上看电视剧，家长里短的那种。地方台播的电视剧，总是最接地气的。

父母边看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口头弹幕，上不了屏幕，却在我的耳边回旋。

长途跋涉回到老家，也许就为了这一刻，承欢膝下的美，溢满胸腔。

这一刻，我仿佛明白了，雪白的雪，为何能带来暖的感受。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充满生机。我看着老爹老娘充满笑容的脸，也笑出了声，眼角不再抽搐。

在夜的深处静静地面对着屏幕，悄悄打下这些字。

希望把美好分享给大家，要让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雪都是冷的。

比如这阴山以南，一层一层摞起来的，是温暖。

是严寒里悄然无声的一股暖流，无形地潜入人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东西叫作爱，不需要说，不需要喊，只需要默默地做，默默地感受。

（据《内蒙古日报》）

图片来源：IC photo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时 光流影

虫鸣勾勒的河流

■王太生

一条河，流向是奔南北，还是走东西？夜晚的虫鸣，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河流的走向和流势。

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小虫子，在一条大河两岸草丛土缝间激越欢鸣，虫鸣的声音越浩大，微闭上眼睛，河流的走向在你心中越发明晰。

即便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夜晚贸然进入，对周围环境莫辨东西，但此时只要你倾耳谛听，河流的走向还是能够判断和辨别的。

一条河与虫鸣，关系是这样的：两岸芳草缤纷，小虫子们躲藏其间，那是它们快乐的逍遥天地、美妙家园。而河流将两岸虫鸣声隔开，隔开一段距离，这样河流的走向就清晰了，特别是在河流拐弯的地方，虫鸣声划一个大大的、弯弯的饱满圆弧，虫鸣声是那样饱满，河岸亦是那样饱满。

可以用秋天小虫子的长歌短吟来想象、揣度一条河的宽度，因为此岸虫鸣与彼岸虫鸣是两个测量点，这样，岸与岸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了。

我现在就住在一条大河的旁边，可谓临水而居。秋天的夜晚，常站在阳台上，看眼皮底下的河流，虫鸣声在有的地方稠密，有的地方稀疏，它们只在两岸震颤空气，而河之心，只有月影和偶尔跃起的惊鱼的泼刺。所以说，对河流宽度的耳朵测量，虫鸣密集处，河岸狭窄；虫鸣稀疏、寂寥处，则水域开阔。

一条熟悉的河流可以这样，陌生的河流同样如此。少年时，在乡下，晨起赶路，沿着一条河流大堤走，人淹在虫鸣声中，走到一段，忽然虫鸣声一下子没有了，原来走到一处断头，拐个弯，过一座小板桥，再折上大堤，虫鸣声又续上了，接踵而至。

对于虫鸣与河流走向、宽度之间的关系，我曾站在家乡两条河流旁做过近距离观察，一条是南北走向、流向长江的河流；一条是东西走向、流向另一座城市的河流。水岸虫鸣声，分别勾勒出两条河流的走势，风生水起。流向长江的那条河流，水面开阔，水流急促，闻得虫鸣稀，它一路往南流淌，两岸断断续续的虫鸣，勾勒出它的延伸，波影在远处，消失在灯影朦胧里；而通往另一座城市的河，是古老的运盐河，两岸绿木茂密，虫鸣声浩大，河流的跨度并不是那么宽，一河清波碎影在虫鸣簇拥下缓缓而去。

薄暮，在河之心，有个人撑一条小船，去往河流深处捞水草。那个人手执一支竹篙，犹如指挥棒，在指挥着河流两岸嘈嘈切切的虫鸣吟唱。

我曾在秋天跟几个人，去察看一座古村庄后的三汊河，那块古遗址上，河流分别向三个方向流淌。秋天的夜晚，三汊河的月色非常美，两岸的虫鸣，高高低低地响起，如夜雾升腾浮起在水湄草岸，如果将虫鸣声连缀起来，可以描摹出三条支流温柔地流淌轨迹。

我所在的城市，老城北门外有古镇，镇之周边，有一块块浮于水面上的塔田。塔田之上凝绿吐翠，水意盈盈，四面环水，长着菜蔬和瓜果，天气新凉，塔田上虫鸣阵阵，勾勒出塔田与河流缠绕，近乎方正的流线……

当然，如果我们驻足在一些拥有历史与文化的河流旁，那些虫鸣声，一样可以领略它的流向和走势。

想起那年在绍兴，我曾骑着单车沿河流走，水面上，一条小小的乌篷船在弯弯的河流上漂移，那些历史和文化的过往虫鸣，一样勾勒出江南河流的走势。

在皖南，李白泛过舟的秋浦河上，我于诗仙背影消失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泛舟这清澈溪流之上，闻听得的是两岸山林草丛中浮起的“淅淅”虫鸣声，把这条山间溪流勾勒出很窄、很细，细到能听见某只纺织娘躲在一片秋叶下窸窣弹唱。

虫鸣声越响亮，说明这条河不宽，甚至很窄，很细，响亮的虫鸣声，把中间水的流淌声都淹没掉了，两岸虫鸣汇成一股，汇在一起，河流的宽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雨声震颤草叶的虫鸣，在河之两岸，是可以映衬的，并勾勒出一条河流的走势，还有那些沉淀的历史。

（据《内蒙古日报》）

编辑：蒋建波 马建伟 美编：晓行